

珍藏版



..... DUZHE .....



关注一方百姓生活，采撷一地人文风貌

# 读者®

乡土人文版

十年精华文丛

之一方水土 (B卷)



甘肃人民出版社

  
DUZHE

创刊十年经典珍藏

读者

乡土人文版  
十年精华文丛之

一方水土  
YI FANG  
SHUI TU

B 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一方水土. B  
卷 /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编  
. —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6-04254-0

I. ①读… II. ①读… III. ①文摘-世界 IV.  
①Z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81144 号

---

###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主 任: 彭长城

副主任: 陈泽奎

主 编: 高剑峰

编 委: 蒲安应 马文若 王廷鹏

王玉柱 张 林 张 洁

编 务: 冯 璐

---

责任编辑: 王玉柱

封面设计: 许晓晨 刘清泉

版式设计: 张 林 张 洁

###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之一方水土(B 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委会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

三河市宇通印刷装订厂印刷

开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 20 插页 1 字数 347 千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2,450

ISBN 978-7-226-04254-0 定价: 29.80 元

# 总序

读者《〈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是《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社在杂志创刊10年之际推出的一套系列丛书，该丛书根据杂志的8个经典栏目编选，共两辑14卷。

《读者·乡土人文版》是一本以“乡土中国”为表现对象的综合性文化月刊，创刊于2000年，原名《读者》（乡村版），最先面向农村发行；2006年《读者》（乡村版）更名为《读者·乡土人文版》，并进行了扩版增容，由原来的48页单色印刷调整为64页全彩印刷，同时面向全国城乡发行；2009年杂志再次扩版至72页，成为一本展示乡土中国的大开本杂志，内容更丰富、视野更广阔、角度更全面。杂志从创刊至今，已有10年。10年来，《读者·乡土人文版》杂志一直以独特的视角聚焦乡土中国，关注平凡百姓的生活和命运，采撷中国大地上的人文遗韵，发掘平凡人身上的人性光辉。10年间，各级领导和广大读者对刊物的关心和爱护，激励着我们在工作中永怀感恩之心，勤勉、谨慎，力求编辑的每一期杂志都能做到尽善尽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读者·乡土人文版》从当初的一株小苗，经过10年的雨露风霜，如今虽未参天，但也健康挺拔，风骨独具，秀于刊林。

回顾十年风雨路，采得香茗献知音。适逢杂志创刊10年之际，为记录10年来的编刊历史，总结编刊过程中的得失，感谢读者朋友多年来对杂志的厚爱和支持，我们将杂志创刊10年来汇集的美文精华，按照杂志栏目选编成《〈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回馈广大读者。

在丛书的编辑过程中，由于佳作众多，虽经多次删减，但仍有一些文章不忍



割舍，因而，除《旅食天下》和《行走乡土》单独成卷外，《百味人生》、《一方水土》、《百姓生活》、《亲情驿站》、《心灵家园》和《风俗民情》大致按杂志前5年和后5年的时间顺序分为A、B两卷。整套丛书将分两辑出版：第一辑于2011年年初出版，包括《百味人生》（A卷）、《百姓生活》（A卷）、《亲情驿站》（A卷）、《心灵家园》（A卷）、《风俗民情》（A卷）、《一方水土》（A卷）和《旅食天下》（全一卷）；第二辑包括各书的B卷和《行走乡土》（全一卷）也正式出版发行。另外，应广大读者朋友的要求，编委会正在筹划编辑4本视觉主题图书，分别为《中国民居》、《乡土映象》、《民间艺术欣赏》和《中国人文地理》，预计将于2012年年底出版。

一本好书是一生的财富，它会为你开启一扇了解时代和世界的窗口，让你的眼界更开阔，让你的思想更充实，让你的生活更有趣。我们坚信《《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就是这样的书。它会让你了解到乡土中国的魅力和神韵，体味到那感动人心的亲情故事和充满情趣的百姓生活，欣赏到那独具特色的人文风貌和丰富多彩的风俗民情……伏尔泰说：“当我们第一遍读一本好书的时候，我们仿佛觉得找到了一个朋友；当我们再一次读这本好书的时候，仿佛又和老朋友重逢。”《《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会成为你的朋友，相信它最后也会成为你的老朋友。

鉴于编辑该套丛书时间紧促，加之经验不足，书中瑕疵在所难免，望读者朋友见谅。另外，本杂志原副主编李一郎同志在选编这部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不少心血，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彭长城、副总经理陈泽奎和第一任主编胡亚权等在书稿的编辑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在此一并致谢。

《《读者·乡土人文版》十年精华文丛》编辑组

2011年12月



- 01 歌落满坡/莫景春
- 04 蒙古男人/鲍尔吉·原野
- 07 济南的春天/窦小娟
- 09 北京人的“牛”/海 默
- 14 武汉男女/叶倾城
- 17 北人憨厚 南人精明/王国荣
- 20 贵州的鱼文化/吴正光
- 23 北京姑娘/石 康
- 26 醋香的日子/郑建芳
- 30 一条街道，N 个故事/魏 巍
- 34 乡音不改/何立伟
- 36 上海人的生活底色/陈丹燕
- 39 安顺的小吃与麻将/张 鸣
- 41 背篓里的贵州/封宇平
- 43 女人样的福州/忆 闽
- 46 泉州，岁月深处的古雅/黄 橙
- 50 迷人的藏东/杨 桦
- 54 饮食在兰州/陈茗佳
- 56 天津小洋楼：万国建筑的风情摆渡/伍 振
- 62 川中茶馆/李彦涛
- 64 云南人的米线情结/李昌玉
- 66 新疆词典/沈 苇
- 69 热眼观沪杭/胡凌虹
- 71 妖尽人间春/叶文玲
- 74 昆明：失忆的十年/陆 南
- 77 著名歌乡——柳州/吴 名
- 79 在西安慢慢地读懂城墙/赵 熙
- 82 风情成都/肖 平
- 87 大理的魅力/李智红
- 93 漂不散的皮筏子情结/雷志义
- 96 尕海湖：神灵驻守的湖泊/窦 贤





目

录

- 100 风情温州/船 子
- 104 万州之味/文 猛
- 106 北京的味儿/北 岛
- 109 姑苏纪事/美 彤
- 115 潮汕风情/林 雨
- 118 龟兹驴志/刘亮程
- 121 西安女人/张书省
- 125 好面子的湖北人/陈冠任
- 129 快意重庆/冯 琳 贺泽劲
- 133 能不忆江南/宁 默
- 137 雅致的上海/易中天
- 141 绍兴，越地的天堂水城/刘 鑫
- 144 哈尔滨的俄罗斯印记/姚 兰
- 147 藏地原色/阿旺晋美
- 151 哈达的故乡/凌仕江
- 154 闲话闽人/黄文山
- 158 海口老城：异国情调与本土享受/羽 奕
- 161 天津四味儿/伍 振
- 165 话说沧州人/窦卫华
- 168 认识云南人/周 云
- 170 广州是个大市场/易中天
- 174 老成都的街名/杨 全
- 177 能不忆扬州/卢 米
- 180 西安的书香/杜晓英
- 182 长沙：一个古老而时尚的城市/王啦啦 巴 陵
- 186 五千个买买提/刘亮程
- 189 南方的女人南方的雨/梁 琴
- 192 西宁的茶园/宋长玥
- 197 福州：在边缘中自得其乐/石华鹏
- 201 陕西男人/楚江雨
- 203 合肥的气味/苏 北





目

录

- 205 山东谚语/张礼敏 张廷兴
- 207 和田：暖阳之冬/权鹏飞
- 210 蒙古民族的恋马情结/魏 铎
- 213 武汉故事/汤礼春
- 216 南京：淡淡的风雅和忧愁/老 枪
- 218 昆明的雨/汪曾祺
- 221 解读厦门/易中天
- 225 北京的声音/李林荣
- 228 道北人/孙毅安
- 232 山西风物/二月河
- 234 白发苏州/余秋雨
- 237 海上吉卜赛人/张永斌
- 239 临河之城/习 习
- 241 静享澳门/张舒音
- 244 微醺的泸州，还酿着 436 年前的酒/彭 童
- 247 梦中的城市/韩 冰
- 250 温柔的个旧/王国华
- 252 在深圳听南腔北调/谢有顺
- 254 酒醉东浦/龚玉和
- 256 玉树——天上的小城/曾令兵
- 259 陕北话与陕北饭/施晓宇
- 261 难伺候的天津人/林 希
- 265 最是传统山东人/刘德增
- 267 话说藏香/严小青 张 涛
- 271 土掌房/余继聪
- 274 西湖的气味/许丽虹
- 276 秦人秦腔/煮酒书生
- 279 红色新疆 辣椒海洋/汪金生
- 281 外婆的塘栖/龚玉和
- 286 两个北京城两种北京人/黄章晋
- 291 乐山：守江吃辣“蒸桑拿”/张鑫伟







294	宁夏的颜色/贾梦玮
296	逍遥醉槟榔/段万义
299	氐仔：都市里的原村/邓小夏
302	二道桥子演绎喀什之梦/南香红
306	咱东北人不称爷/刘元举



# 歌落满坡

莫景春

壮乡的歌是种在坡上的，像天女散花一样，悠悠地撒满翠绿的坡上坳间，灿烂地开放，睁着一双充满诱惑的眼睛，招惹着每位远方来客。

坳间，一条清澈的小溪潺潺而流，快乐地跳跃着，不时溅起一两朵洁白的浪花，伴着哗哗的流水声，传来几声欢腾嬉闹，几个光着腩的孩子在水里嬉戏、追逐着，用小手扬起银珠般的水花。溪边，几头水牛在悠悠地啃着绿油油的草，牛背上的牧童吹起木叶，和着数声山歌：“溪里伙伴光溜溜，露出腩子不害羞。”歌声清脆童真，尖细得犹如一朵颤抖抖开着的小花，稚嫩，有些跑调，却令你满心欢喜。

田间，犁铧在哗哗作响，光着膀子的汉子赶着牛，喘着粗气，满头大汗，不时用手擦着脸上的汗，大手一挥，汗珠纷纷落进肥沃的土里。汉子累了，便坐在地头，掏出旱烟袋，吧嗒吧嗒地抽起来，黝黑的膀上汗涔涔的，烟一圈圈地吐向空中，也喷出了雄浑的歌声：“什么石头会说话？什么村庄笑哈哈？”歌声回荡在空旷的原野上，响彻云霄。更妙的是，那边的山坡也回应了婉转的歌声：“蛤蚧在石洞里喊，那就是石头会说话。大风扫过龙树眼，那就是村庄笑哈哈。”这歌声像金色的蝴蝶翩翩飞来，一唱一和，此起彼伏，伴着笑声，疲劳也被吹到九霄云外了。

壮乡的山歌就是这么随和，这么质朴，不需要任何伴奏，呼呼而过的风是悠扬的风琴，哗哗作响的犁铧是热烈的爵士鼓。壮乡的庄稼是用歌唱出来的，歌声唱松了冰封的土壤，唤来了春雨，湿润着干裂的土地；美妙的歌声诱得小草树芽探头探脑，唱得遍野绿油油，唱得满地金灿灿。



“三月三”是壮乡最隆重最热烈的传统歌节，那向阳的坡上，那空旷的田野，人山人海，熙熙攘攘。说是歌节，却没有豪华气派的舞台设计，没有闪烁耀眼的灯光设备，没有气势宏大的音响伴奏。那灰灰的梯田就是最好的舞台，那灿烂的阳光、迷蒙的月光就是最好的灯光，清风吹过鸟儿啼鸣就是最好的音乐，随风招摇的小草就是最热情的观众。坡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出色的演员，不需要涂脂抹粉，穿红戴绿，随便地套上靛蓝的头巾，带上个自己做的香袋，扬着一张清纯青春的脸，就可以跟娇艳艳的山花比美。

闹得最欢的要算年轻人了。太阳刚在坡上露出半个脸，他们就迫不及待地奔向山坡，带上五颜六色的糯米饭，欢快地碰着彩蛋，希望碰上个如意的人。姑娘怀里都珍藏着精美的绣球，羞羞答答地东张西望。而此时的山歌却是最精致、最漂亮的绣球，让歌声与歌声在春的氤氲中碰撞，产生微妙的火花。但微妙的歌声是不能漫天流淌暴露无遗的，只能或者靠在绿荫匝地的树下，或者躲在茂密如帐的草丛后，让歌声悠悠地从树下草丛中逸出，含着几分羞涩，几分温婉。先是高亢的“游览歌”，若有清脆的“回声歌”，便有不失时机带着几分诱惑的“见面歌”、“邀请歌”。若是对方也紧追不放，那热烈的“爱慕歌”和“交情歌”便喷薄而出。女孩的绣球便轻飘飘地抛向了对方，歌声慢慢地套近了两颗心，最后是手牵手身依身地走出草丛，消失在茫茫人海中。还有的你唱我和，歌声也低沉了，喉咙也沙哑了，人群渐渐散去，歌者也会从草丛后探出头来，甩给对方一个甜甜的笑靥，融入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树下的对方也不忘回报一个笑脸，有些惆怅，但不乏尽情欢悦。这样的情歌听说要唱上三天三夜，他们也不顾及吃住。饿了，嚼几口带在身上的五色饭，伴着个咸蛋。太阳走了，月亮也走了，随便在附近找个人家落脚，无需说明来意，主人会热情万分。次日天刚蒙蒙亮，那悠扬的歌声又在屋后的山坡上袅袅扬起，情意浸漫了整个天空。

歌声也没有忘记中老年人，他们没有年轻人的浪漫羞涩，而是坦坦荡荡地坐在坡上，选一块软绵绵的草地，大伙面对面地摆开架势，放声地亮着嗓子，无所顾忌。歌里有一份绵绵的情意，却没有年轻人的天真，倒多了几分深沉、成熟，多了几分理趣：“三月下雨水茫茫，哥去耙田妹撒秧，青青禾苗满田垌，不知谷子哪时黄”；“三月耙田下谷种，四月插秧等分龙，双手同栽一垌禾，八月定会五谷丰”。他们歌唱生活的美好，抨击阴暗和丑恶，歌词随编随唱，正如南宋周去非的《岭外代答》中所记载：“壮人选相歌和，含情凄婉，皆临机相撰，不肯蹈袭。其间乃有绝佳者。”山歌是壮人的灵魂。他们用山歌唱出彼此心声，唱出

对生活的感悟，唱落了太阳，唱落了月亮。山歌像一支亮堂堂的火把，照亮他们的日子，像一窝甜蜜蜜的蜂糖，滋润着他们艰辛而又温馨的生活。

壮乡的歌是自然而然地长出来的，如涓涓而流的小溪，尽情地浸漫在山坡的每一个角落。当春光悄悄地撒散时，山歌就发芽生长，躺在肥沃的土地里的种子破土而出，长成壮乡山歌最好的五线谱。春天的歌就开始叮咚叮咚地流淌，那嫩绿的芽儿是山歌活灵活现的词，那红艳艳的山花便是山歌勾人心魄的句子，撒在山坡，开出一朵朵辛勤耕耘的花。



# 蒙古男人

鲍尔吉·原野

说起蒙古男人，相关的词语仿佛就是剽悍威猛，包括粗犷、奔放这些习惯性的说法。这大抵是不错的，但当你走近或者说熟识了蒙古男人，令人惊讶以及让人难忘的却是他们的柔情。

所谓“柔情”，说的是蒙古男人心肠软，虽然他们同时还有刚毅、暴躁这些特征。你看蒙古男人的眼睛，眸子深处总藏有一些爱怜。当他们注视马、羊、孩子和女人的时候，这种爱怜便会流露出来，仿佛面对着易碎的珍品。因此，他们经常赞美的是马、女人和土地。

同样是看马，蒙古人和其他人不同，跟给人带来鸿运或沮丧的赌马的香港人看马尤其不同。

在蒙古男人眼里，马并不是牲畜，它是一种骄傲的、具有神奇速度、外貌俊美的高等生物。因此，当蒙古男人抱住马的宽厚的颈子时，眼里的神情令人感动。

他们的柔情还包括浪漫。蒙古男人发现令人倾心的女人时，会肆无忌惮地盯着她们看。事实上，每个女人都知道，被人看就是被赞美。但蒙古男人的眼睛像火把一样，似乎能烧光她们的衣服和羞涩之心。西方把“浪漫”一词视为男性的近乎伟大的品质，把情爱视为人生大事，为此赴汤蹈火，缠绵悲壮。这样的男人当然不是很精明的，譬如比尔·盖茨就不会这样去做。但浪漫的人认为，只有傻瓜才会牺牲浪漫而追求财富。他们还认为，一个男人掩饰对女人的态度实为愚蠢。因此，蒙古男人不太理解虚伪是怎么一回事。

我还惊异于这样一种情形，就是蒙古男人在歌唱时表现的百般柔情。蒙古民

歌数量多至万千，但主题不外乎三种：母亲、土地、爱情。这些粗大庄重的男人在歌唱的时候，像用口小心吹火，用泉水洗脸，用刀仔细地雕刻一尊佛像。蒙古男人所唱的歌，没有一首是气壮山河的。这又引出了我的第二个困惑，即在小桥流水的江南，男人们清秀洁净，但让人感受不到他们有多少柔情，他们的细腻也只是表现在财物上。那么，在冰天雪地的北国，蒙古男人的柔肠百结刚好与外貌的粗犷表里如一。同样的道理，一个粗犷的民族，内心也粗放，就很不像人了。

蒙古男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傻”。当然我说的是生活在草原的人们，说他们不工于算计已不准确，应该说工于不算计。他们认为斤斤计较是可笑的，他们很怕被别人认为精明过人，以这么一种形象面世，在草原上就没法做人了。

当然，在这种心态的笼罩之下，他们所处的环境必然是不发达的。而且“钱”——这一上帝赐予人的最能启智的工具，也没把蒙古男人很好地塑造好。因此，他们中的优秀人士，也只是一些运动员与艺术家，靠体能或心灵抵达优秀，而不像犹太人，在精算和苦难中成为大商人、大科学家和大艺术家。这种情形正在改变，因为是市场经济，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

在蒙古男人或者说在蒙古人眼里，偷窃不仅是极其可耻的，而且是匪夷所思的一件事。为什么要偷别人的东西呢？他们对此困惑不解，就像牛顿当年对行星内部蕴藏的规律困惑不解一样。因此，蒙古人在夏季睡觉时夜不闭户。白天，倘若全家出牧的时候，亦不闭户，有一个半截门是挡家畜用的。他们的箱子不上锁，因为没有人会到别人家去翻箱子。对他们来说，那些盗窃、抢劫、贪污的行为简直就是魔鬼的行为。而在楼房装防盗网、把金银首饰放入保险柜，而保险柜装嵌水泥或钢板重如泰山的情形，也实在是非常有趣的笑话。这种笑话每讲一遍，都可以引发听者开心地大笑。

蒙古男人最后一个特点是“懒”。放牧、盖房这些重活固然由男人完成，但也随季节而为。平时，他们绝不做任何家务。早上起来，蒙古男人要喝茶，这是一天重要的功课，喝两三个小时并不算长。而挤奶、做饭、烧茶、管牲畜、抚育老人和孩子这些繁重的劳务，由女人担当。当女人做这些事的时候，男人连睬也不睬。他们恐怕一生中也没有认真觉察到蒙古女人做事的辛劳。在牧区，会看到许多佝偻的老年妇女，那是历经劳作所留下的印记。而男人倘若协助妇女做一些家务，会被认为“那怎么行”，甚至妇女自己也会这样认为。因此，做一个蒙古女人很苦。而蒙古男人对待家务的傲慢态度，远不及南方男人热衷“买、汰、烧”更合乎人性。



成吉思汗曾经说过，我的子孙不可居住在城市里面。为什么不可以居住城里？是怕他们丧失体能抑或淳朴的天性？成吉思汗没有言明。城市是各路优秀人士聚居之处，也是各种诱惑映眼之处。就蒙古男人而言，居于城市，会把一些不好的品格暴露出来，比如热衷于权力以及争斗，使其民族先天的优秀品格蒸发。自然，立身都市涡流，目接十色，耳闻百声，谋事立身，还能保持平和的心境与朴素的本色，对任何民族的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 济南的春天

窦小娟

济南人说济南没有春天。我的一个济南朋友说话风趣，他讲，在济南穿着棉裤就一溜儿从冬奔到夏了，哪里见春天的影儿来。

话里透着一股子不满和埋怨。但是济南人的不满不是真的不满，埋怨也不是真的埋怨，挂在口头上，说说而已，不会当真的。济南人凡事都不会太深究、太当真，牢骚归牢骚，日子还是要过的。

以我这个外地人的眼光来看，济南不但有春天，而且很有特色，只是不成阵势，才被忽略了。济南人喜欢铺天盖地的大阵势，所以，流行的东西一开始，在济南都不会有市场，在外面铺开场子了，济南人才会接受。

济南的春天不像那些春天正常的城市，千树万树梨花开，呼啦一阵子，你还没有反应过来，春天就来了，桃红柳绿。于是脱冬衣，换春装，规规矩矩地过春天了。济南的春天是在冷一阵热一阵里来的，比别的城市要早些。大部分的树还是素描画上的枝条呢，你穿着棉衣走着走着，就碰到了一株发着嫩小细芽的柳树，或者竟开了花，你的心就激动着、兴奋着。这正是欣赏春天的好时节，等到“万紫千红总是春”的时节，再去体验春天，就有点晚了。

济南的春天，像是女人身上的晚礼服，一生只能穿一两次，时间虽短，风韵却俏丽动人。

济南人不喜欢这样不合规矩的东西，是什么都得大规模地来或去。所以，济南不会是时尚的城市，也不会是太保守的城市。风靡流行一阵子成了规模，别人都接受了，济南人才接受，他们认为这样才是最不冒险最妥帖的办法。他们不喜欢济南的春天，忽冷忽热，他们不喜欢这样的个性。有一树梨花开了，他们绝不去看，非





得等到全部梨花成片成片地开了，才去看。对生活是这样，对文化亦是这样。

泉水是济南人的骄傲。每有客人来，必上趵突泉。趵突泉喷水，全民皆喜；停喷，全民皆耻。其实，真正有韵味儿的泉在老百姓家里。有外地的朋友来了，绕过趵突泉，我首先带他们到芙蓉街去走一走、逛一逛。到过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大院落，几处低低的平房，种着几棵石榴树，开着火红的花，下面一眼清泉，石头砌成的台子，洗浆吃用，都在那泉的边上。有水有人有生活，才是真正的泉水文化。

南新街，原来的省博物馆在这里，一条窄窄的小街，这里曾住过不少的文化名人，丁玲、胡也频、老舍都曾在此居住过。走进去看看旧时的老院，似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老舍正在那里窝着身子写《济南的冬天》呢！现实与历史在闪念中交会，给人以沧桑感。老舍原来在山医大的旧居毁于一场火灾，南新街的这处老房子，你若要来参观，问济南人，他们多半也并不知道。前一阵子我听说老房子要拆，急急地跑过去看，还好好地在那儿，心下大安。要是哪天在报上看到老舍旧居被拆掉的新闻，济南人会叹一口气，埋怨一下，但随即又到街头喝扎啤去了。

我去过王统照墓，在动物园的后门附近，孤零零地被茅草深埋。转身走过去，前面是逛动物园的人群，喧哗、热闹。

济南最早开埠的商埠区，都在那些以经纬命名的小街上。经三经四路、纬四纬五路，你去那里走走，会看到小弄巷里的旧迹：一处开埠时就建成的教堂，一处老民居，还有仁爱街上成排的法国梧桐，在夏天的太阳底下转身进来，影影绰绰，恍如隔世。现在城市的繁华区发展到别处去了，这些小街便如老去的美女，虽失了韶华，却风韵犹存。它们是这个城市历史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城市的见证。

济南人常常不注意这些，他们只往大处找寻这个城市的历史。在埋怨着济南缺少文化气韵的牢骚声里，又转身喝沁人心脾的扎啤去了。

扎啤是这个城市男人们的最爱。济南的男人，比起别的城市的男人来，他们不喜欢冒险，不喜欢出格的事物，就像不喜欢不守规矩的春天一样。济南男人的理想，多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有一两回，他们也到外面搏两下，在没有成功之前就又退回来了。回来顶多也是埋怨两句“太险恶，太险恶”。然后，照旧到厨房给老婆孩子做饭，常常还哼唱着不成调的小曲，把“险恶”结结实实地忘到汤汤水水里去了。这样他们看起来，似是更洒脱。

女人们常常骂男人没出息、没志向，骂着却又舒服地享用着晚餐桌上几个热腾腾的汤菜，所以济南男人个个是烹饪的高手呢。女人们说，济南男人就像那冬日里的老棉袄，看着不光鲜，却温暖实用。济南人过的是悠长的平常日子，熨帖、平实、舒心。